

这一次，李娟不仅写了阿勒泰
更深进入自己丰富辽阔的内心

走夜路请放声歌唱

李娟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走夜路请放声歌唱

李娟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走夜路请放声歌唱/李娟著. --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13.3

ISBN 978-7-201-08076-5

I. ①走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42552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：刘晓津

（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：300051）

邮购部电话：（022）23332469

网址：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：tjrmcbs@126.com

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
880×1230毫米 32开本 6.75印张

字数：148千字

定价：25.00元

再版序

这本书出版两年来，为我收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，一种是热烈的赞美，一种是严厉批评。对此，我羞于感谢，也不能辩护。然而对于今天的再版，还是觉得有话要说。

这本书中的文字与我的阿勒泰系列文字（《阿勒泰角落》和《我的阿勒泰》）基本上写自同一时期，有些篇章甚至写得更早。但由于行文有异，又出版在后，引得许多读者惊呼“换风格”了。其实不是的，这些不同的文字只是我不同情感的不同出口而已。

有意思的是，几乎所有的读者都认为我的两本“阿勒泰”阅读起来很轻松，而这本书则非常沉重。可实际创作时，阿勒泰那些文字，我写得非常艰难，写这本书时则轻松许多。

让我不禁想到，写作是为了什么？是把包袱卸下来码在别人身上，还是替人承担？是自己解脱还是助人解脱？而且，口口声声说着这些“承担”啊“解脱”啊之类的话，实际上我自己又有多大的力量，能到什么样的地步呢？感到无能，感到惭愧。

无论如何，已经写到了今天，已经在风浪颠簸的一叶小舟上努力站稳了。最重要的是，除了我的意愿，这些文字本身也有了自己的命运。这次再版，意味着它在这世上的道路还没有走完，意味着它还要面对更多的读者和更多的疑问。曾经它们紧跟我的笔端来到世上，将

来可能是我追随着它们摸索向前。有些茫然，但并不灰心。毕竟我已经站稳。

总之，再版了。

与旧版相比，新版内容上虽然没有变化，但结构有了很大的调整。这一版以时间为顺序重新编排了篇目，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些年的行文变化和走向。同时，修改了一些错漏之处。让这一版本更加干净整齐，更令我心安。

还要反复解释的是，如旧版序所说，这本书是自己多年来网络行为的产物，和我的其他大部分文字相比，它可能有些随意。但是，“随意”也对应着“真实”。当时的自己，的确真实的被某种情感所支配，真实地写下它们。当我感到黑暗，便走上前直接推开窗子，投入阳光或星光。直到现在我仍然依赖这种最直接的释放。我享受这样的写作。并且一直相信，这些文字不会只是我一人的需要。在这世上一定还会有另外的人们能与之共鸣。

再次感谢所有宽容对我的人们。

李娟

2013年3月

序

这本书里的文字是从2002年以来，自己贴在一些文学论坛里或博客里的文字中挑选出来的。虽然它们大都是在线的一时之作，但我珍爱它们。它们契合着这些年来每一个“此刻”的我的真实心意。

这些文字都与记忆有关，讲述“童年”、“成长”、“青春”、“改变”以及种种“瞬间”的事。事实上，我的记忆无依无靠——总是东奔西跑，为了跑得轻松一些，一边跑一边抛弃。至今孑然一身。我没有儿时穿过的一件旧衣服，没有旧照片，没有旧书，没有刻着名字的旧家具，没有生活多年的一间老屋，没有不曾拆迁的一条旧街道，甚至没有稍稍维持原貌的一个旧城市，没有几个旧熟人……似乎找不到证明记忆的任何证据。但是，我有这许多的文字。我有写这些文字的热切和耐心。我写出它们时，总是心怀种种沉重的渴求，总是不写绝不能释然。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生活的，不知别人撬起生活的支点都暗藏何处。但对我，可能就是文字吧。我总是借助文字，在每一个“当时”打开道路，大步走出。又借用同样的文字，在每一个“后来”沿路返回，看清自己。

我凭一时之兴，把这些文字贴在网上，并得到了丰富的回应与帮助。这又是我的另一份收获。如果不这样的话，孤独的、随波逐流的写作也许会越走越偏狭、越走越黑暗。谢天谢地……我接触网络较

晚，并且早在接触网络之前就已经出过一本小书，发表过一些文字。但我始终认为，自己真正的写作其实是从网络开始的。因为之后的体验更为开阔、坦诚。之前则低暗、无助。我深深地依赖这种即兴的写作，这种自然而舒适的渲发。虽然网络也带给了我许多烦恼，但它已经成为我无法彻底离开的一个广阔自由的沟通世界，一种习而惯之的涉世工具。我想，今后的自己还会有更丰富、更重要的文字在网络里诞生、累积。

总之，对我个人来说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些文字，一本书。

谢谢你读它。

李娟

2011年9月

上篇 时间碎片

时间是最合适的容器 / 收容我们全部的庞大往事 / 向深渊坠落

2009年的冬天 / 003

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丢了 / 008

妈妈说 / 013

踢毽子的事 / 016

魔羯座小贝 / 019

李娟所在的星球 / 021

看了《凿空》 / 025

到哈萨克斯坦去 / 032

乡村话题 / 039

扫帚的正确使用方法 / 041

户口和暂住证的事 / 043

我饲养的老鼠 / 050

访客 / 052

邻居 / 054

没有死的鱼 / 057

外婆信佛 / 059

排练大合唱 / 065

卖猪肉的女儿 / 067

植树 / 071

十个碎片 / 074

下篇 时间森林

好像全世界的白天 / 就是我的抬起头来 /
全世界的黑夜 / 就是我的转过身去

我梦想像杰瑞那样生活 / 089

菟丝花 / 091

夏天是人的房子, 冬天是熊的房子 / 092

超市梦想·超市精灵 / 095

在网络里静静地做一件事情 / 099

十八岁永不再来 / 101

走夜路请放声歌唱 / 103

最坚强的时刻在梦里 / 106

晚餐 / 109

报应 / 121

回家 / 137
童话森林 / 141
梦里与人生里 / 145
最渴望的事 / 148
深夜来的人 / 151
小学坡 / 157
冰天雪地中的电话亭 / 165

附录 给流浪的母亲

妈妈 / 我一生都走在 / 通向你的道路上

归来 / 173
箱子 / 176
呼唤 / 182
请不要一生不可停止 / 188
奇迹 / 194

上篇 \ 时间碎片

时间是最合适的容器
收容我们全部的庞大往事
向深渊坠落

2009年的冬天

前两天和朋友谈到窖冬菜的事，不由得想起了前年冬天的萝卜。

前年入冬前，我继父突然来到我家里（他和我妈一个在县上一个在乡下，平时分开生活的），扛着一大袋子萝卜。他说：“娟啊，得把它埋了，不然坏得快。”

我家没地窖。要窖冬菜，得在后院菜园里挖坑埋了。地底的温度不高不低，较适合保存蔬菜之类的食物。

我说行啊。他就扛去埋了。全程我都没有参与。

他回来告诉我，埋到了茄子地边上靠近黄瓜的地方。

接下来，他就中风了。

偏瘫，不能说话，不能自理，只能微微活动左手，只能不停地哭泣。

我逗他：“那你总得告诉我萝卜埋哪儿了啊？”

他“啊啊喔喔”半天。

我说：“你好歹指一下啊？”

他往东指，又往北指，又往下指。

我给他纸笔：“你好歹画个示意图啊？”

他左手颤巍巍捏笔，先画个圈，又画个圈。我笑了，他也笑了。

那时无论茄子还是黄瓜都无影无踪了，连枯败的株杆也被隔壁的

两只无恶不作的小山羊细致啃净。没剩一点线索。加之很快又下了几场雪，后院平整光溜。连个微微凸起的包都没有。

我一有空就扛着锹去后院刨萝卜。然而谈何容易！地面已经上冻，硬邦邦的。每挖开一块冻土层，就得躲回屋休息两到三遍。太冷了。

我估计着茄子黄瓜的位置，以一个圆点为中心，向四面拓展了足足半径两米的辐射。萝卜们绝对地通了。

渐渐地进入隆冬，实在没菜吃了。连咸菜也吃完了。连我妈的纺锤也吃了。

我妈的纺锤是一根长筷子插在一个土豆上。羊毛纺完以后，纺锤一直扔在床下面。四个月之后，瘪得跟核桃似的。非但没死，还开始四面发芽了。一个寂静寒冷的深夜里，我想起了它，找到了它，为它的精神所感动，并残忍地吃掉了它。

据说发芽的土豆有毒。可我一直好好地活到现在。大约因为毒的剂量太小了吧。一颗瘪土豆切丝炒出来的菜，盛出来一小撮刚盖住碗底。

家里还有一些芡粉，我搅成糊，用平底锅摊成水晶片，凉透后切成条，再当作粉条回锅炒。

土粉条也很快吃完了。

好在还有四个蒜！我揉了面团。在水里洗出面筋。面汤沉淀了用铁盘子蒸成凉皮。切成条浇上酱油醋辣椒酱，再把珍贵的蒜——这个冬天唯一的植物气息——剁碎了拌进去。四颗蒜共有六十瓣蒜粒，于是吃了六十份凉皮。慰藉了我整整两个月啊！

这样，只吃凉皮，就吃掉了十几公斤面粉。

蒜也没有的时候，还有辣椒酱。这是最最富裕的库存！那年秋天我妈做了二十公斤辣椒酱！

但天天吃辣椒酱也不是个事啊，吃得脸上都长出“辣椒”两个字了。

最惨的是，鸡也不下蛋了。虽然鸭子还在下蛋。但鸭蛋是赛虎和两个猫咪的口粮，我不好意思和它们争嘴。

于是继续刨萝卜。

雪越下越大，后院积了一两米厚，后门堵得结结实实，我好不容易才掏了一条仅容侧身而过的一线天小道通向厕所。那样的小道，我妈那种体型绝对过不去。

我试着再挖一条一线天通向菜地。但……谈何容易！

最可恨的是赛虎，从来不肯帮忙。按说，这会儿报答我的时候也到了。亏它夏天搞空名堂挖耗子洞挖得废寝忘食，怎么喊都不回家。这会儿，挖个萝卜都不好商量。

那个冬天只有我一人在家。我妈带着继父四处奔波、治疗。中间她只回来一次，帮我把煤从雪堆里刨出来并全挪进了室内。然后又走了。

我妈自然过得比我辛苦多了。但她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在离开之前砸了电视机。没有吃的已经悲催，没有娱乐则更……

偏那个冬天又奇长，整整五个月！

我开始看《圣经》。这是家里唯一没看过的书。被迫把耶稣的家谱摸得一清二楚。

开始织毛衣。我家毛线多的是。

开始染衣服。我家染料几大箱。

开始……再没啥可开始的了。织毛衣，染衣服，铲雪，做饭，喂鸡喂鸭喂兔子喂猫喂狗，生炉子，砸煤，睡觉，写字。一共九项内容，填充了那个冬天的全部生活。五个月啊……

其他还好说，没有吃的这个现实实在难挨。家里所有能入口的东西如下：面粉、大米、葵花籽油、辣椒酱以及最初的鸡蛋、咸菜、大蒜和纺锤。对了，还有瓜子，我家就是种葵花的。那个冬天我嗑瓜子嗑到嘴角都皱了。

好在虽不丰富，面粉大米等基本口粮还算充分。至少没绝粮。那段时间雪大，路总是不通，万一断了粮，我就只好以嗑瓜子为生！那时，恐怕不只嘴角，扁桃腺垂体都会皱的！

这么一想，又觉得幸好没电视！否则一旦出现盛宴画面，那对人的摧残啊……

无论如何，冬天还是过去了。只是化雪的时候比较忙乱。最热的那几天，门前波涛滚滚，似乎整个阿克哈拉的融雪全流过来了。我每天围追堵截，投入激烈的战斗，那时我最大的梦想是能有一双雨靴。

显然，光凭围追堵截是远远不行的。我开始大修水利工程，挖了一条沟，指望能够把院子里的积水（墙根处的水半尺深！）引到院外。结果失算了。反而把院子外的水全引到了院内（墙根水一尺深！）。

为此大狗豆豆对我恨之入骨。我把它的狗窝淹了。于是，它每天抓门，硬挤到房子里过夜。

真是佩服李冰父子，没有水平仪，也能修出都江堰！

化雪时也是清理积雪的最好时候。我觉得当务之急，应该是先挖出我妈的摩托车。要不然雪水一浸，车非废了不可。于是在雪堆里掏了大半天。挖出来的摩托车倒是锃光瓦亮，一点儿也没锈。但我妈回来后也没表扬我。因为车的后视镜、仪表盘和车轮旁边的护板全被我的铁锹砸碎了。

那时路也通了，阿克哈拉也有一些蔬菜卖了。

总之冬天还是过去了，只是继父的病一直没有好转（直到现在仍没有好转……），妈妈把他带回了阿克哈拉，天气好的时候，他就软趴趴地坐在门口晒太阳。

对了，一开始说的是萝卜的事。萝卜消失了一个冬天。似乎它们冷得不行了的时候，就纷纷往地底深处钻。等暖和了，又开始往回钻。五月，雪全化完了，我平整土地，播撒种子。挖至一处时——我发誓正是我整个冬天上下求索的地方——一锹铲断一根萝卜，再一锹，又断了一根……已经融得跟糨糊一样了。我只好搅一搅，拍一拍，将萝卜酱和泥土充分混合，成为最好的肥料。

我回到房子，再问继父：“萝卜呢？”

他依旧“啊啊啊”地说了许多。

我又问：“你是不是说发芽了？”

这回，他发音标准地大声说：“莫有！”

（2011年）